

徐怀静
著

把我带到这里又终于遗弃在这里的，
是谁？
——我正因此迷途。

LA TROISIÈME
PIANO

Bandes originales du film
de JANE CAMPION
composées par

MICHAEL
NYMAN

2046

悬崖上的舞蹈

边缘电影三十部

华夏出版社

徐怀静
著

悬崖上的舞蹈

边缘电影三十部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悬崖上的舞蹈:边缘电影三十部/徐怀静著.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1

(当代电影赏析)

ISBN 7-5080-3938-6

I. 悬… II. 徐… III. 电影评论-世界 IV. J90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6495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圣瑞伦印刷厂印刷

690×930 1/16 开本 22印张 270千字 2插页

2006年1月北京第1版 2006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25.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序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ocean,
In a city with people so dense,
A city of stacked buildings,
You are one of them,
Emerging from the subway train,
Homeward returning.*

*Why do I always think of you?
With the oice of the uttermost woe-
With a woe that is macabre to you-
In my hermit's recesses-
Half buried in snow.*

—J. K.

当春天快结束的时候，我见到了倪友葵老师，后来又见到了韩平。他们似乎被我对某些电影的狂热和偏执所打动，那些和主流不大一样的、“边缘”的电影。之所以把它们称为边缘电影，是因为那些电影中的人物，大都有意无意地做出了一种选择：从社会的主流游离到社会的边缘。他们都和社会的“主流”人物不大一样，或者说，尽管表面和“主流”人物一样，他们的价值观和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已经产生了冲突和差异，他们经历着常人不会经历的情感。而这种“不一样”的感觉便是“边缘”感觉的开始。

当夏天开始的时候，我开始写这本书。从北京邮电大学写到了耶鲁大学。从北京二环今典花园16层的高楼写到了新英格兰纽黑文（New Haven）一个半地下室。从陆建德老师在上海大学美国文学研讨会议上描绘《帝国瀑布》的声音中，写到了哈罗德·布鲁姆教授在耶鲁大学对诗歌的游吟声中。陆老师和布鲁姆教授的声音是我写这本书的背景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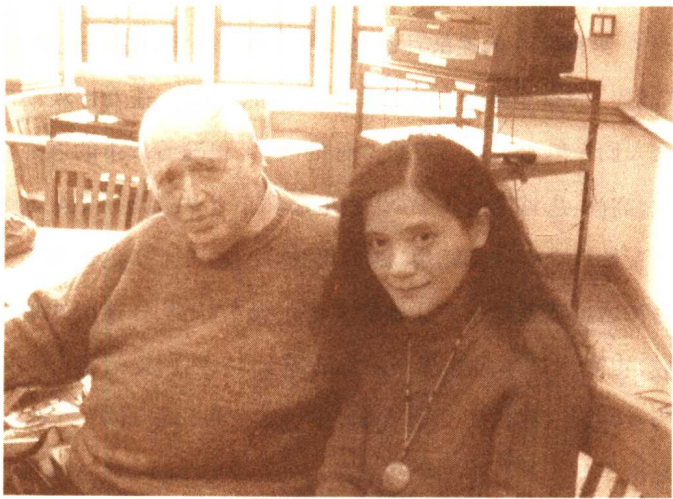
为了离耶鲁的斯特林图书馆（the Sterling Library）更近些，我租了一个明亮的、有着三扇大窗户的半地下室。我在耶鲁的前四个月，几乎完完全全地献给了这本书。我总是坐在窗前苦写，我看见，窗前秋天的花开了，又谢了。就在几天前，我又看见，我窗前的那些灌木和野草都披满了白雪。我这三十部电影的评论总算写完了。

纽黑文对我来说，是异乡。由于已经不在北京的生活现场，于是我有了一份透彻和客观。隔岸远望，会涕泪忽至。北京是一座忙碌而高度竞争的城市，个人在人海里会感到孤独。急速发展的中国有很多城市，和北京会有什么太大的两样？所以，肯定会有很多人跟我一样，躲在中国的某一个城市的某一个房间的某一个角落，体会着和我相似的感受。就像田纳西·威廉姆斯笔下的白兰奇、瓦尔，我们这些躲在房间的角落看电影的人，都是城市中逃亡的一族。

清楚地记得，在人口密集、高楼林立的北京，我观看这些电影时自残般的痛苦和迷醉。这本书里涉及的三十部电影，不少都是这些年我淘出来的“珍品”，有的我看完后几天都沉迷其中不能自拔。这些令我痛苦和迷醉的电影，都体现了一种情感的极致，释放了我潜在的压抑。因为被压抑的情感在观看完一部电影后被推向了极致，所以我们才会对这些电影有着痛苦和迷醉的感觉，才会觉得酣畅。电影似乎成为我们孤独生活中的一种感情需要。这些边缘的电影，让我们觉得似曾相识，将我们内心深处某些我们不愿直视的情感淋漓地再现，让我们为之震惊，为之如梦方醒。这些电影展示的图像，成为我们生活中的惊鸿一瞥。我们流泪，我们失落。关于观众的眼泪，亚里士多德早在《诗学》一书中就提过。当然，这位古希腊的学者谈的是悲剧的净化作用，而不是边缘电影给当代“逃亡的一族”带来的情感冲击。

看电影的时候我们是观看者，而在生活中，我们是卷入者。观看者有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像上帝审视世界般的感觉，而卷入者却是彻底地盲目和失控，就像一只到处乱撞的、无法预知自己命运的无头苍蝇。所以，“看电影”带给我们一份智者才有的“清醒”的快乐。

电影同时也带给我们迷醉。弗洛伊德认为男人是靠“眼睛”受到的刺激而一见钟情、坠入情网；但女人整个恋爱的过程却



更微妙、更复杂、更综合。电影提供给男性观众“一见钟情”的、触电似的、纯粹视觉的刺激，也提供给女性观众“复杂、综合”的迷醉瞬间。我在纽黑文的二房东是耶鲁大学生物系的一名博士生，他的理性绝对压倒感性，是一个让老师、同学和朋友们都觉得冷漠而古怪的苦行僧。但这位冷漠而古怪的已经不会说汉语的华裔美国青年，却喜欢一个人悄悄地看电影。他告诉我说，《2046》中的那个“shoe woman”（穿鞋子的女人/王靖雯）让他无法忘怀：在《2046》里，王家卫的镜头突然切入了一双女人的脚，黑色的高跟皮鞋，在木地板上吱吱嘎嘎地踱来踱去，伴着练习日语的声音。在那短短的一两分钟，王家卫只展示了这双女人的脚，而且仅仅只是她的脚。然而，这位美国青年却说，他无法忘记这双脚，他说他爱上了这双脚的“女主人”。他说，在对日本充满了仇恨的那个背景下，这个中国女人竟敢冒着父亲的愤怒，来回走动、咿咿呀呀地练习日语！她是一个奇特的女人！美国青年深信：长着这双美丽的脚的女人，一定也长着美丽的脸庞。他相信：她执着，她羞怯，她勇敢，但她不是一个进攻型的女人。王菲的脚和她咿咿呀呀练习日语的声音带给了这位冷漠内向的美国青年迷醉的瞬间，让他对这双脚“一见钟情”。

男性观众的迷醉往往是一见钟情，女性观众的迷醉往往是个慢慢积累的“过程”。《这个杀手不太冷》里的里昂，绝不会让女性观众们第一眼就爱上他。女人们一般不太容易发生这样的故事。但随着故事的展开，她们爱上了这位孤独、高尚、忠诚的男人。在杀手里昂和小女孩玛蒂尔德生离死别的那一瞬间，许多女性观众的心都碎裂，她们柔肠寸断地爱上了这位杀手。那盆孤独的绿色植物和这位沉默的杀手让她们忘记了现实，她们在迷醉的瞬间中被“悬置”。如果说，电影满足了男性观众视觉的需要，给他们提供了一见钟情的机会，电影也为女性观众提供了一个“微妙的、复杂的、综合的”寄托感情的过程，为她们提供了一个逃避干枯现实的秘密的掘星稿讨道。但这些沉重的边缘电影，可能

会让我们觉得更加孤独和痛苦。比如《美国丽人》中的莱斯特，在对生活重新有了温暖的感觉，在对自我重新有了信心，在他开始微笑的一瞬，一只手枪对准了他的后脑。倒在血泊中、已经死去的他，脸上仍挂着一丝渴望生活的微笑。《巴黎最后的探戈》中的保罗，在影片快结束时有了生活的信心和激情，他渴求年轻的让娜不要离开他时，让娜却用父亲的手枪对准了他，扳动了扳机。保罗，像蜷伏于母腹中的婴儿一样，倒在了阳台上。这类的电影，带给我们一种彻底惨淡灰暗的感觉。然而，在体验了这些痛苦之余，我们也许会觉得自己身处的现实是一个比电影稍微光明些的世界。聪明的观众也许会提醒自己：对生活的信心千万不要来得太迟，千万不要在电影结束的时候。谁能否认，我们的生活不是一场电影吗？

电影不会带来灵魂得到救赎的感觉。但电影带来可以回放的令人迷醉的瞬间。视觉总依赖光线而存在。光和影消失后，我们觉得幻觉也消失了。当银幕变白的那一刹那，我们觉得自己幻想中的世界消失，我们觉得电影是虚幻的，我们也许会在潜意识深处觉得失落和痛苦。《黑暗中的舞者》里的爱尔玛，替我们表达了我们这种被压迫在潜意识中的、缘于对电影的爱而产生的痛苦。酷爱音乐剧的爱尔玛说，她总是在最后一首歌响起之前就悄悄离开影院。电影演完了，但总有一些场景或镜像会在我们的记忆中闪回。在分析每部电影时，我着重捕捉那些难忘的细节和瞬间，分析这些沉淀在我们记忆中的“镜像”。这是一本细读电影的书。

在写这本书的几个月，我最大的快乐就是去听布鲁姆教授的诗歌课。他每次上课都会提前45分钟至一个小时到教室。我和几个学生总是早早地在教室等他。在十一月快结束时，他问我写得怎么样了，我告诉他，已经写完了，但我又告诉了他我的一个奇怪的感觉。我说，我在对这三十部“边缘”电影的破碎瞬间的惊鸿一瞥中，发现这些电影都和爱情有关：跨越文化、种族的爱，被弗洛伊德统称

为“恋父情节”的、年轻女孩与中年男人的爱，追求自我独立的女人们所感受到的不同寻常的爱，不敢宣之于口的男人之间的“爱”，故意出格但最终无法走出伦理道德约束的情色之爱，被绝望所压抑的残酷的青春爱情，自毁的男人和无法救赎他们的爱情，以及田纳西·威廉姆斯笔下那些总是处于逃亡状态、总是遭到社会排斥的非主流的边缘人的破碎的爱情。听完我对这本书的惊鸿一瞥的印象和总结，七十五岁的布鲁姆教授感叹说，在他的这个年龄，他已经不知道该如何定义“爱”。“爱”的主题太宽泛，也太狭小；太丰富，也太单调；带给人迷醉，但也太让人疲惫。但这三十部影片所描绘的人生，都被一种感觉深深地着色，那就是爱情的感觉。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们，也许更需要寻找这种感觉。所以本书的主题除去“边缘”以外，还有“爱情”。这两个主题都是对边缘人的生活状态的一种描述。就连《离开拉斯维加斯》中那个来到赌场打算“一喝到死”的酒鬼，也不能拒绝一个妓女对他的爱，尽管爱在这里已经不能救赎。游走在社会的边缘，边缘人远离了金钱和权力的诱惑，在面对感情的时候，他们的心灵也许更为纯净。

写这本书的几个月是我孤独、忧郁、充实的一学期。布鲁姆教授的诗歌课给了我很多的感悟，支持着我在半地下室里孤独地奋笔疾书。他的课是让我一星期中惟一走出地下室的动因和快乐。他对诗歌的批评和欣赏方法，深深地浸透到了我对有一些电影的分析中。布鲁姆教授对诗歌有着从一而终的热爱，他在课上哀叹：“今天再也没有人像我这样在乎诗歌了。”他对诗歌的热爱感动了我，支持着我写完了对这三十部电影的阐释。当最后的一堂诗歌课结束时，我坐在他身边和他一起拍了一张照片。他和我，沐浴在一束斜射进来的冬日的阳光里。

徐怀静

2005年12月13日 纽黑文半地下室

目录

序

沟壑·爱情

- 2/《情人》：涉渡之舟
- 11/《爱神》：痛苦的悸动
- 23/《2046》：流动的时刻，别离的伤感
- 34/《失乐园》：爱情的固化

恋父情节

- 44/《这个杀手不太冷》：心的形状
- 54/胶片上和书本上的《百万美元宝贝》
- 66/《洛丽塔》：荒凉不堪的真实
- 74/《美国丽人》：中年感情危机·美国梦的破裂

极度魅惑

- 84/《西尔维娅·普拉斯》：爱情的极限，抹不去的伤痕
- 96/《时时刻刻》：女性精神抑郁与越界的性向
- 108/《她比烟花寂寞》：天才能将女人带向何处？
- 121/《钢琴课》：黑白琴键下的爱的觉醒
- 132/《黑暗中的舞者》：音乐的力量
- 142/《钢琴教师》：追逐者与被迫逐者角色的转换

酷儿恋情

- 156/《毛里斯》：不敢宣之于口的爱
166/《春光乍泻》：从头来过的故事
176/《东宫西宫》：男性性向的复杂性和可变性
184/《男孩别哭》：性别身份的危机和暴力的世界
194/《喜宴》：传统下的折中

失语的青春

- 204/《任逍遥》：尘世多烦恼，怎能任逍遥
217/《小武》：背叛

欲望的烈火

- 228/《不忠》：婚姻与婚外恋
240/《爱你九周半》：性·迷醉·极限·自尊
250/《大开眼界》：婚姻·性·幻想

自毁的男人

- 264/《离开拉斯维加斯》：自毁的冲动
273/《巴黎最后的探戈》：失调的爱的节拍
286/《阿飞正传》：无脚鸟的幻灭

悬崖上的舞蹈

- 298/《欲望号街车》：《欲望号街车》的不确定性与矛盾性
315/《甜蜜的青春小鸟》：暴力的极致：强斯·维恩的阉割
330/《逃亡的一族》：神话、象征与双重主题
342/后记



沟壑 · 爱情

*Because reality is final limitation
And we will never meet again,
Let this moment be suspended
above finality.
— J. K.*

《情人》：涉渡之舟



中文片名：《情人》

导演：让·雅克·阿诺德

原著：玛格丽特·杜拉

出品年：1992

出品国：法国

主演：简·马奇 梁家辉

杜拉斯有着丰富的人生。在她七十多岁时，居然还有着一个小她四十多岁的情人。在她回忆起少女时代在印度支那那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时，读者仍然惊讶这个老妇当年竟有着这样的经历，沉淀着这样的记忆。

为了寻找玛格丽特·杜拉少女时代在西贡的影子，导演找遍全世界，最后找

到了英国模特儿简·马奇 (Jane March)。这位瘦削的少女，腕口纤细，似乎发育不良，眼神淡漠，情绪忧郁，这就是当年的杜拉斯。

梁家辉，黄色的、丝绸般的皮肤，潜色西服。文雅，但有一种不自信。他扮演的就是李云泰，来自中国北方的富商的儿子，杜拉斯当年的情人。

这是关于少女杜拉斯的情人的电影，但更是关于她那一段人生的回忆。这绝不是一部关于“性爱”的电影。对很多观众来说，打动他们的是这个爱情故事的“绝望”。杜拉斯美丽、哀怨的文字，还有诸多重叠交错的形象使这份恋情的绝望变得颇有诗意。对杜拉斯来说，把各种音节的单词串起来，就如串珍珠一样。她的语言极美。那个老妇沙哑的画外音，有一种年轻姑娘的声音无法比拟的魅力，那几乎是一个中性的声音，在饱尝人生的沧桑之后，似乎超越了性别的界限。浸透《情人》的这份绝望其实是印度支那殖民文化对一份跨国恋情的阉割。《情人》的主题还涉及到贫困、挣扎和性。少女一家的白人种族优越感遭遇了中国青年的高傲，确切地说，是中国青年那吸食鸦片的父亲的高傲。他将白人少女叫做“那个白人小婊子”，并最终给白人少女家一笔钱，买断了她和他儿子的关系。所以《情人》涉及到的主题有：种族歧视、性、爱、财。

影片大于三分之一的场景都是在那辆黑色轿车里，还有堤岸中国情人的单身公寓里。屋内光线很暗，她没有让他打开百叶窗。影片有很长一部分是关于这个15岁半的法国少女和27岁的中国青年在他的单身公寓里如何无言地相爱。在他们喘息的声音中，大海没有形状，无与伦比。但《情人》并不仅仅是这一对年轻人在黑暗房间里无言的肌肤之爱，它讲的是1929年的印度支那，一个15岁半的女孩在当时法国殖民地的整个生活。在遇到她的中国情人之前，杜拉斯在印度支那的整个童年和少女时代的生活就是贫穷，还有家庭的暴力，来自她的哥哥。中国青年的出现，改变了她家的贫困。《情人》讲的是她和她的家人（她的母亲和两个哥哥）的故事，更是关于整个西贡的法国殖民者的生活，还有一段被扭曲的

真情，这一切都透过一个15岁半的法国少女的视角来展现。

电影的影像语言和杜拉斯意识流的创作方法很吻合，杜拉斯小说里反复呈现的各种形象和符号在电影中纷纷得以再现。电影《情人》的缺陷是失去了小说的那种节奏和韵律，很多场景过于冗长。王小波在《我的师承》一文中，特地引用了王道乾先生所译的《情人》的第一段：

“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我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很美，现在，我是特地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你比年轻时还要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年轻时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容貌。”

王小波说，他深爱杜拉斯小说中，王道乾先生的译笔下的韵律，还有行文中透出的那无限的沧桑。在另一篇文章《我对小说的看法》中，王小波又再次引用了王道乾所译的《情人》的第一句话：“我已经老了。……”王小波写道：“如果你仔细读下去，就会发现，每句话的写法大体都是这样的。”他说他对现代小说的看法就是被《情人》固定下来的，他认为像《情人》这样现代小说中的精品是不可以一目十行地往下看。王小波多次提到杜拉斯的《情人》，他说他最喜欢的就是充满整篇小说的那种节奏，他说那就是生活的节奏、爱情的节奏。

除去王小波所强调的《情人》文字韵律的美，它作为故事的节奏，即王小波所指的生活的节奏、爱情的节奏主要贯穿在小说和电影里都反复出现的意象：轮渡、湄公河、甲板上的少女、母亲、暴力的哥哥、黑色的轿车、情人。一个老女人沙哑的声音，替代了小说中那张饱经摧残的脸，穿越了时空，唤起了这一切的记忆。记忆的沉淀，都以某种形象浮现出来。

《情人》涉及很多主题，扰乱了很多观众的心。这是关于一个少女如何摆脱贫穷和暴力的故事，关于种族歧视的故事，关于遭受压抑的爱情故事。也涉及到了金钱。这个爱情故事的背景是种族歧视的背景。因为种族和贫富差距等因素，



她的中国情人一直以为白人少女不爱他。这个故事可以说是白人少女在1923年印度支那殖民文化下的独白。

玛格丽特·杜拉关于少女时代在印度支那的记忆是关于贫穷、暴力的记忆，是关于逃离暴力和贫穷的记忆；是关于爱情和种族歧视的记忆。

母亲的形象贯穿着整个《情人》。这是一个中年丧夫，独自带着三个孩子在印度支那谋生的女人。她已经被生活逼得濒临绝望和疯狂。但她仍然有着购买土地的冲动，还渴望能在印度支那开始新的生活。这是一个天真、固执、勇敢的母亲。她已经被生活狠狠挫败，在女儿的记忆中，母亲是社会的牺牲品，因为母亲不知道政府在冠冕堂皇的办公桌下还

有另外一番暗中交易。母亲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亏损了在柬埔寨买下的土地。这是一个疯狂而绝望的母亲。“我有幸有这样一位对生活绝望的母亲。”但杜拉斯爱她的母亲，爱她那种要活下去的固执的勇气，和对社会的童贞。也是从母亲那里，杜拉斯承袭了对生活的勇气。杜拉斯爱她的母亲。

“我的母亲，我的爱。”杜拉斯写道。即使在热带，母亲还穿着女仆宴为她缝制的棉布长筒袜，那是一副令人咋舌的怪相。在热带，她还以为穿着长筒袜才与她校长的职位相符合。她的裙子破烂不堪，也是仆人做的。她那双鞋子，鞋跟都掉了，她走起路来趑趄趑趄，怪模怪样。她让女儿感到羞愧。这是一位遭受贫困的母亲。是她给女儿买了那顶男帽和金边鞋，是她让女儿打扮成了轮渡上的那副模样，一个雏妓的模样。多年以后，女儿才明白。母亲，已经被贫困逼得束手无策。母亲，是女孩家庭贫困的写照。少女必须要问是什么导致了母亲心理的死亡和社会命运的死亡。她必须抗拒她的大哥，因为他是母亲毁灭的一半，对长子那不可思议的盲目的母爱给母亲带来了过多的重负。母亲抚养她那吸毒的长子一直到她死，最后还要要求死后和她的儿子埋葬到一起。一份绝望的不可理喻的母爱。

大哥的形象是《情人》里另一个反复出现的形象。这是一个充斥着废墟、贫困和暴力的家庭。她的大哥就是这个家庭的暴力。母亲无条件地偏爱这个长子。似乎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有谋杀。他吸毒成瘾，他谁都偷，偷他的母亲，甚至偷他们家的佣人。大哥靠母亲供养直到他五十多岁，直到母亲死去。她的大哥就是暴力，他经常将暴力带到这个家，揍他的弟弟——她的小哥。因为母亲对大哥那样强烈、偏心的爱，杜拉斯甚至想要杀死他，看着他死去。这个被贫困、暴力、母爱的不公平所充斥的家庭就是少女杜拉斯的家庭，也许，这是整个法国殖民者在印度支那的浓缩。

这个在热带发育不良的孱弱的少女，有着和母亲一样的勇气，她挑战这个家